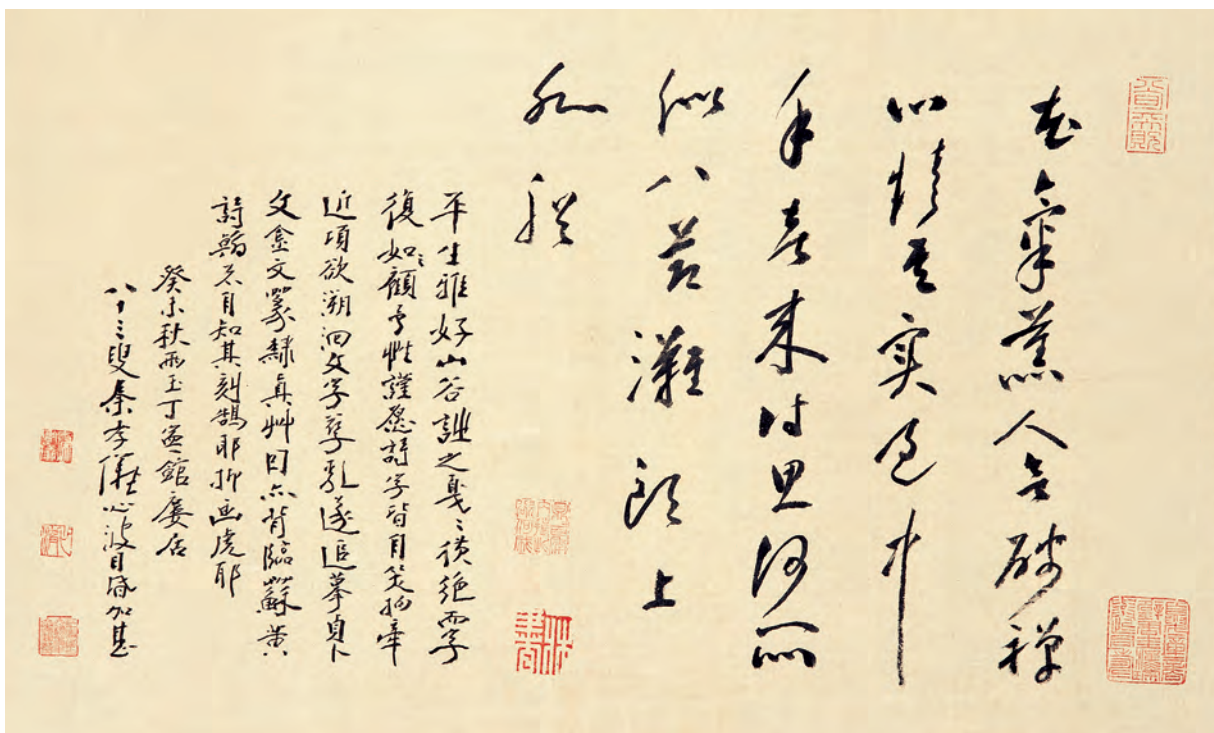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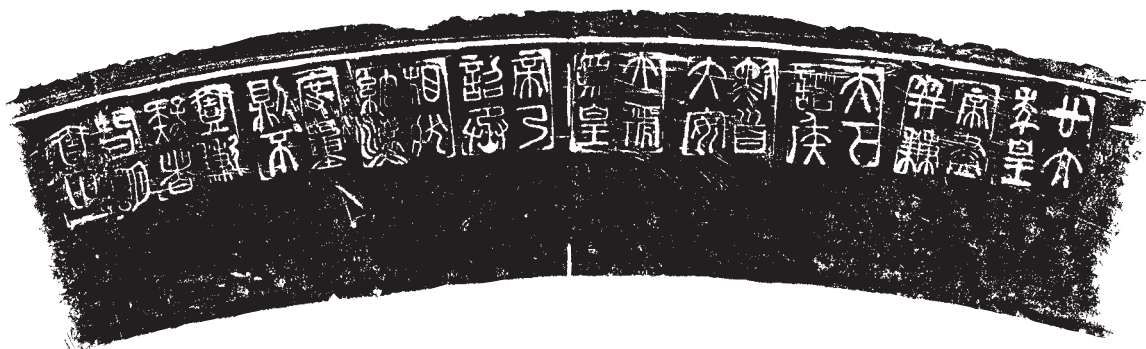
玉丁寧館篆古書課

王競雄



圖一 秦孝儀 臨黃庭堅花氣薰人帖

古來好學之士年老不廢所學，持續充實自己的例子往往可見，如南宋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一〇）、民國于右任（一八七九—一九六四），均為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。陸游將書齋取名為「老學庵」，于右任台北的居所也有「老學齋」，都以老而學自勉。在經歷人世酸甜苦辣之後，仍然步步踏實以學為寄託，與今日終身學習的精神多少相契合。過世將屆十年的王壯為先生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九八），曾自況老境「多讀補多忘」，話語看似平淡，卻寓含深義，也和終身學習的理念不謀而合。玉丁寧館主人秦孝儀先生（一九二一—二〇〇七），生前也參與老而學的行列，遺留書法作品中，八十歲以後臨古之作不在少數，一部分尚且能夠背臨，熟練的程度不待多言。在八十三歲〈臨黃庭堅花氣薰人帖〉正文之後，有一段附記：「近頃欲溯洄文字孳乳，遂追摹貞卜文金文篆隸真草，因亦背臨蘇黃詩翰，不自知其刻鵠耶，抑畫虎耶。」（圖一）可知秦先生這個階段有計劃臨古，是用功書法的高峰期。本文因此選擇八十三歲也就是癸未年的臨古書作，以篆古書課為重點，匆匆「速寫」，於秦先生過世百日之際，借本院月刊一角略致敬意。



圖二 秦詔文陶量 墨拓本 引自《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》



圖三 秦量 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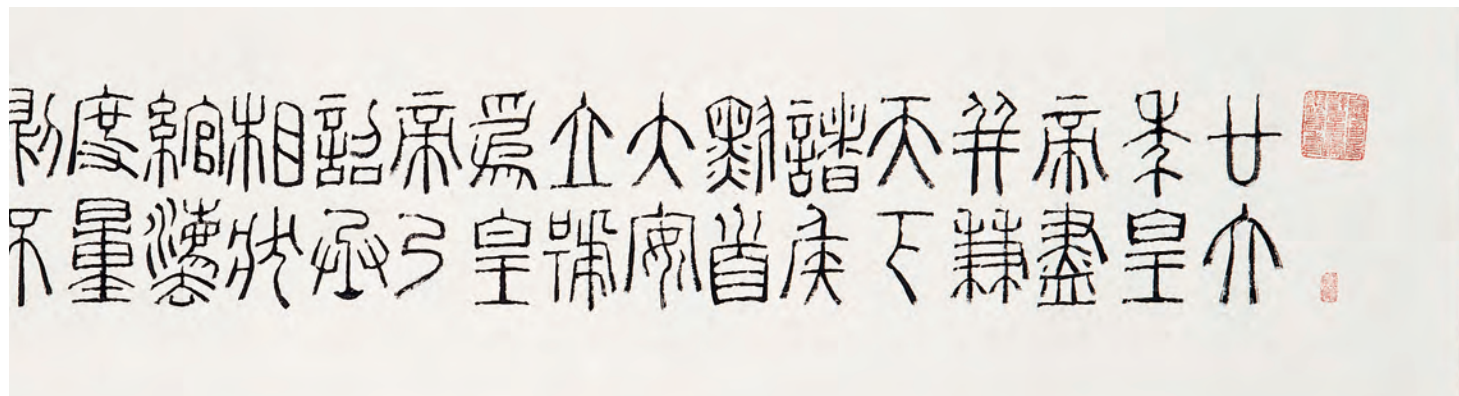
秦先生八十三歲蒙古書課，探索的領域涉及秦篆以前的古文字。本文且以秦篆為開端，向前追溯，穿越戰國、西周金文，以至於殷商甲骨文，相較秦先生長年浸潤書法的歷程，本文所及不過是一點一滴。今日尚存的秦篆書蹟，以〈琅琊刻石〉較為人熟知，勻整的結體合乎既定的長寬比例，篆腳微見伸展，帶來視覺上聳立的效果，整體布局流露典雅莊重的氣息。隨著多年來

秦漢文物不斷地出土，世人逐漸體認到秦刻石之外，秦篆書法尚有多種面貌，如見於權量上的秦篆，與刻石之間分見「文」與「質」不同的取向。權量上方折的筆勢，率真而不經意，也讓人感受到金、石屬性不同，功用不同，書法都得到發揮的空間。秦先生八十三歲有背臨秦量之作，但是所臨並非銅量而是陶量。

二十世紀後期，秦代陶量陸續在內蒙古、山東、河南等地出土，其中一九六三年山東鄒城出土的四件詔文陶量，頗為難得，再次為秦代劃一度量衡、統一文字提供實物證明。這四件詔文陶量目前各有歸屬，其中山東省博物館所藏文字最為完整，（圖二）秦先生所臨可能是這一件。這件陶量質地堅韌細密，為夾砂灰陶，詔文採用戳印的方式，在器身外壁按壓出來，一印四字兩行，合計連續十個戳印，前後銜接二十行，印邊尚且隱然可見。由於印形接近正方形，篆文結體也隨之方整規格化，

若與本院所藏銅量拓本比較，（圖三）銅量的篆文顯得不拘大小，因應筆畫的多寡權宜調整。但是陶量的筆畫卻比較省略，「疑」、「壹」兩字，篆法未能中規中矩，反映民間用器簡略的傾向。秦先生依照原器的排列形式臨寫，其中僅見「下」字用方折代圓轉、「立」字以勁直代圓弧，與原器微有區別。（圖四）值得一提的是，篆書中鋒用筆的功夫在臨作中體現出來，用筆平穩，筆畫起止收放用力不覺，也就不見刻露的痕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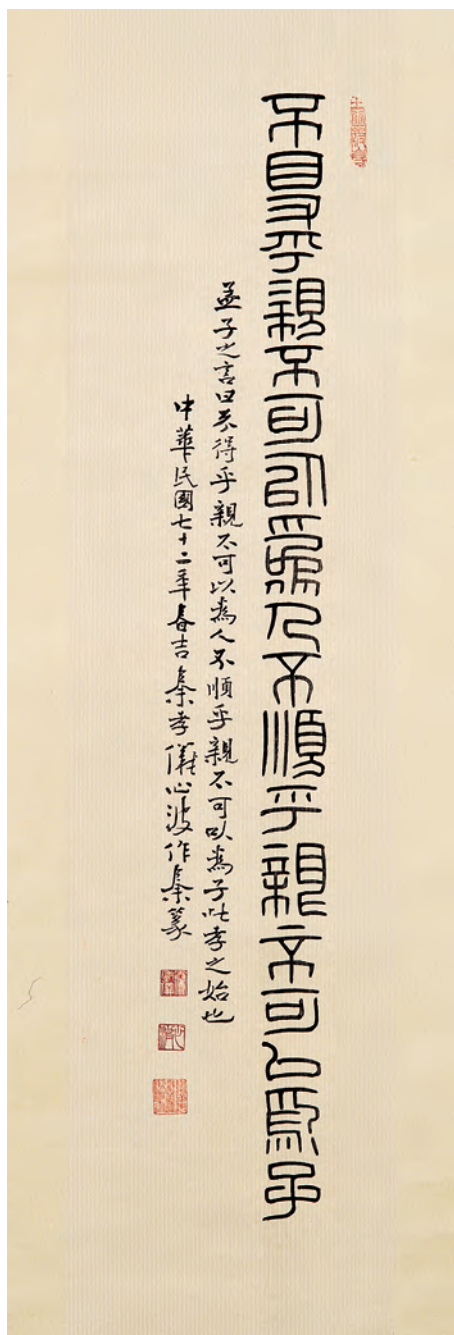
秦先生接任故宮院長之前，已經熟練秦篆，從民國七十二年（一九八三）一件書錄《孟子》之作，篆法運轉自如，可以推知浸潤多年，樂在其中。（圖五）如「親」、「順」二字最後一筆運轉伸展的意趣，「為」字前後篆法的變化，都與《泰山刻石》的篆法相關聯。全幅筆畫勻淨，筆勢婉轉而下，俯仰盤錯呼應之際，顯現繆篆曲伸有度的韻律，且與銅尺上的繆篆相近，



圖四 秦孝儀 臨秦陶量銘文

未知靈感是否從中得來。其中「得」字篆法，直接從古文減省，屬於繆篆的格局，不取《泰山刻石》繁複的寫法，顯示篆法多方面參照，沒有拘牽在刻石的範圍裡。民國以來臨習秦篆的書家各有所入，詮釋的方向或有不同，秦先生掌握的方向與曾紹杰先生（一九一一—一九八八）相近，將秦篆端莊溫雅的質素提煉出來了。

秦先生從小在父親引導下，接觸儒家賢哲的言行思想，很自然地人生方向主要以儒家為指標，臨池作書經常書錄儒家經典文字，間或抒發個人的體認，上述寫錄《孟子》之作，即為一例。齊《陳曼簠》是戰國早期秦盛器，銘文中「不敢逸康」一語，和儒家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義涵相近。秦先生臨寫不斷，或可能同時惕勵自己，莫怠惰安逸。目前所知齊《陳曼簠》有兩件流傳，一為上海博物館藏品，另一件為本院收藏。兩件銘文內容相同，都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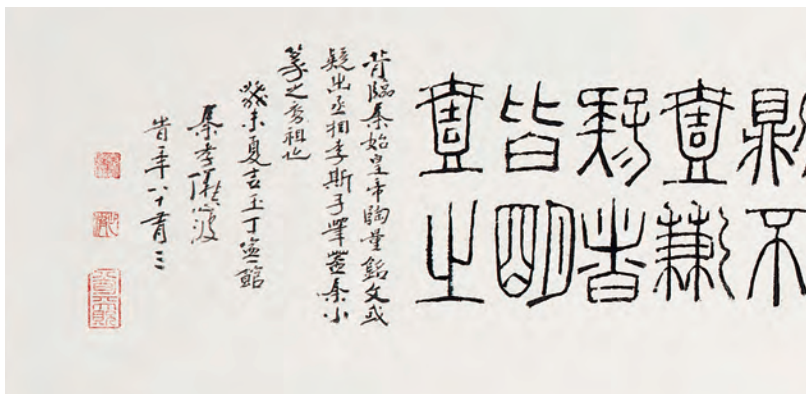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秦孝儀 書錄孟子



圖七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
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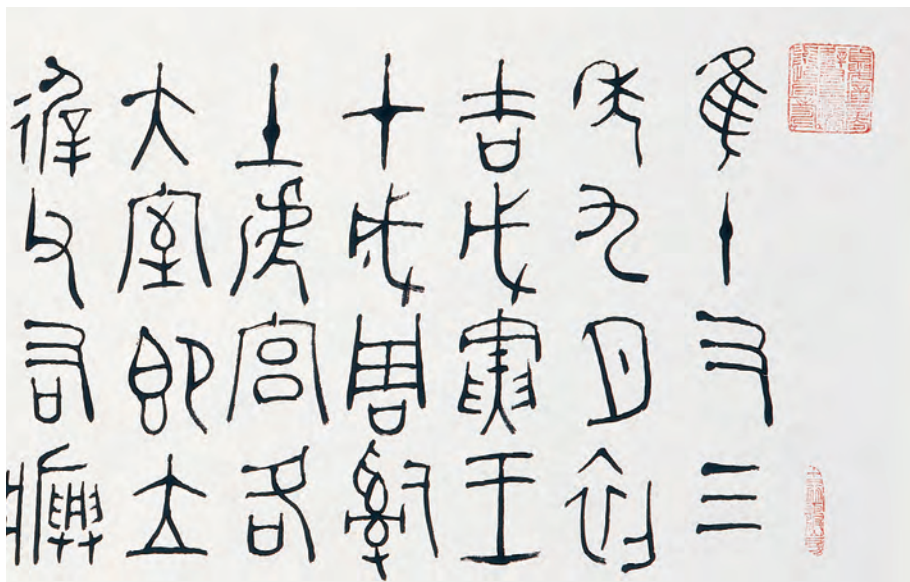


列四行，上博藏器的第一、第三行，最後一字「逸」、「一般」鑄成反文；（圖六）本院藏器這兩字並未鑄成反文，位置卻見顛倒。（圖七）其中原由，江淑惠《齊國彝銘彙考》，已從鑄造過程加以分析，推知為鑄工小誤，在此不再贅言。秦先生所臨為上博藏器銘文，也忠於原作寫成反文。

齊（陳曼簠）的時代正值戰國初期諸國林立的階段，銘文書法顯現古文的地域特色，結體取向平正，篆腳微見伸展，有時收筆變化出鋒，展現



圖九 西周 十三年癸壺銘文 墨拓本 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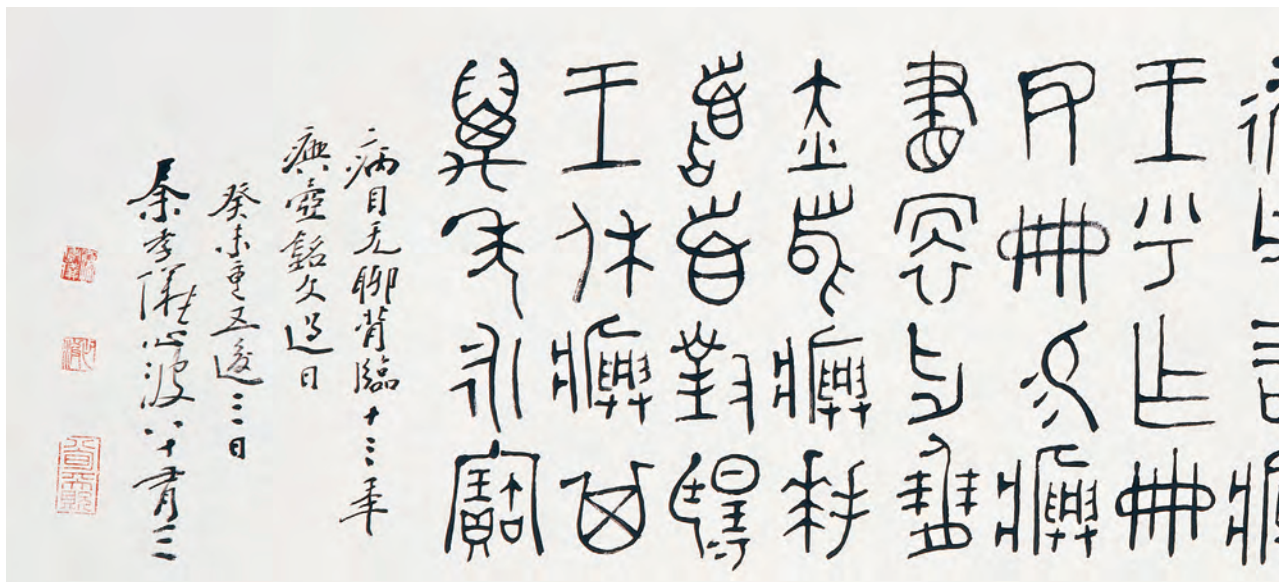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秦孝儀 臨陳曼簞銘文

細勁的美感；而在筆勢轉折之際，運作成直角動線，筆畫取向平直，突顯一種「方」的趣味，透出清勁的儒者氣質。據前述江淑惠論文分析，齊文字與說文古文、魏石經古文脈絡相通，一字有時數種篆寫，或者增加意符、聲符，形構靈活不止於一種面貌。若就銘文書法來說，其中筆畫銳末出鋒的美感，在日後古文領域中進一步發展，形成豐中銳末、豐上銳下的用筆規律。因此銘文鑄造雖然出現瑕疵，卻無損於在書法史上的價值。秦先生用筆整體較為細勁，不似原作粗細分明，仍然將原作平正的結體和筆畫變化出鋒的美感傳達出來。（圖八）

秦先生臨寫吉金文字，同樣熟悉到可以背臨的程度。八十三歲背臨西周中期癸壺銘文，據正文之後附記所言，可知此時被眼疾困擾，以書法為寄託。癸壺於一九七六年在陝西扶風出土，計有四件，屬於庄白一號青銅器窖藏，其中兩件〈三年癸壺〉、兩件〈十三



圖十一 殷商 四祀邾其卣銘文 墨拓本 引自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



圖十 秦孝儀 臨十三年癸壺銘文

年癸壺》。《十三年癸壺》銘文同時見於器蓋和器身，內容字數完全相同，分別鑄成十四行、十一行，秦先生臨寫蓋銘十四行。原器銘文的鑄造，留意到行間字距的安排，（圖九）秦先生忠於原作，寫來布局稍覺鬆散。西周中期金文，筆畫漸漸講求規整，如本院所藏《適簋》也屬此一階段器用，銘文勻淨秀整，透出追求秩序的人文氣息。《十三年癸壺》的年代約在西周孝王之際，銘文書風與西周早期灑脫的風致不同。秦先生似乎著意在原作整體的格調，筆法時而自運，沒有筆筆追蹤原作。（圖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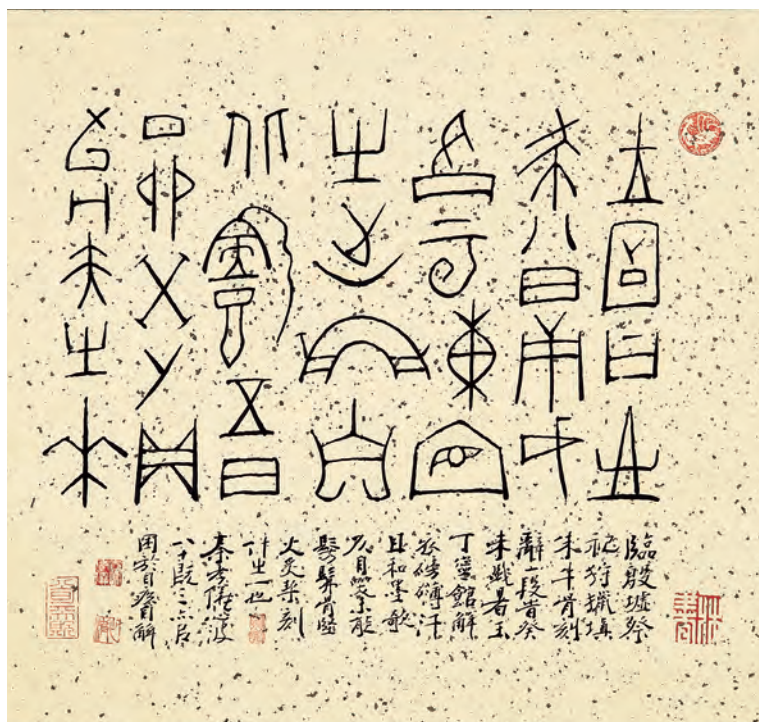
殷商《四祀邾其卣》（以下簡稱四祀卣），也列入八十三歲蒙古書課之一。《四祀卣》在河南安陽出土，目前為北京故宮收藏，器蓋和器身內底、外底均有銘文，外底的銘文長達四十二字，（圖十一）在殷商青銅器中並不多見，秦先生所臨正是這個部分。《四祀卣》銘文書法



圖十二 秦孝儀 臨四祀卣銘文

流露天然氣息，或者以「圓」作為結構的基型，筆畫呈現滿月、半月形的趣味；或者以「方」、「三角」作為結字的基型，如見大自然形形色色。整體來看，書法猶帶圖畫的趣味，還沒有條理成粗細勻稱的筆畫，寫來似乎容易，卻難於得其自然。秦先生或許欣賞這分天然古調，發揮柔翰，運轉出方圓肥瘦種種效果。為了維持整體圓形布局的完整，分就前後兩行落款，和正文取得和諧，再鈐蓋圓形起首章，與正文「日」字相呼應，完成一個圓滿的畫面。（圖十二）

除了臨寫殷商青銅器銘文之外，甲骨瘦硬的契刻古風也在持續摸索中。殷墟出土的〈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〉，（圖十三）為武丁時期卜骨，刻辭字形較大，書風雄偉，契刻完成後將朱砂填入字畫中，字跡清晰而且別具美感。卜骨的正反面都有刻辭，秦先生臨寫反面一部分文字，同樣在眼疾困擾中寫字來紓解，自評所臨未能得其十之一。（圖



圖十四 秦孝儀 臨殷墟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



圖十三 殷商 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（反面）
引自《中國歷代藝術書法篆刻編》

十四)

從秦詔文陶量到殷商甲骨，秦先生八十三歲蒙古書課尚有若干，本文不一一列舉。這年年終臨寫石鼓文後，附加跋記如下：

……孝儀開歲行且八十有四矣，雖苦昏瞶，差堪信筆摸索，而腕力亦尚能握管，天之福此衰遲者不其厚歟！因不惜楮墨，書以自課。夫金石猶有磨滅之時，此爰爰者何足道哉，姑付之衡雲淮海後人，不問其異日是否仍為天壤間物也。

文中一方面感歎書海浩瀚，自己臨寫石鼓文尚未得法，另一方面心懷感恩，慶幸老來此身尚能提筆寫字。或許一年匆匆將過，秦先生感觸深長，以石鼓金石之堅，仍然不免於字跡磨損，脆弱的紙張墨蹟實在難以預料！人世間原本充滿變數，如今只問一筆筆用心寫就，莫問來日可能在何方。於是年復一年，秦先生持續筆耕不輟，直到今年一月五日纔停筆。